

一点一滴的改造

——
胡适谈时代



胡适◎著

文明是一点一滴的造成的。
进化是一点一滴的进化的。
解放和改造，
是制度、思想、个人的解放和改造，
是一点一滴的解放和改造。



北京联合出版公司
Beijing United Publishing Co., Ltd.

一点一滴的改造

——
胡适谈时代



胡适
◎ 著



北京联合出版公司
Beijing United Publishing Co., Ltd.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一点一滴的改造：胡适谈时代 / 胡适著. — 北京：北京联合出版公司，2016.7

ISBN 978-7-5502-8278-0

I . ①—… II . ①胡… III . ①散文集—中国—当代 IV . ① I26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6) 第 168595 号

一点一滴的改造：胡适谈时代

作 者：胡 适

出 品 人：高继书

策 划：北京玉兔文化有限公司

责任编辑：李 征 责任校对：甄 飞

封面设计：格·创研社 版式设计：丁丁图文

北京联合出版公司出版

(北京市西城区德外大街 83 号楼 9 层 100088)

北京盛通印刷股份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

字数 135 千字 787mm × 1092mm 1/32 9.5 印张

2016 年 8 月第 1 版 2016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

ISBN 978-7-5502-8278-0

定价：35.00 元

未经许可，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部分或全部内容

版权所有，侵权必究

本书若有质量问题，请与本公司图书销售中心联系调换。电话：(010) 64243832

出版说明

胡适，字适之，安徽绩溪人，他是 20 世纪中国最具影响力的学者之一，又是思想家、教育家，在文学、哲学、史学等诸多领域均有突出建树。他是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之一，积极倡导白话文运动；提出“大胆的假设，小心的求证”的著名方法论；同时活跃于社会政治领域，推崇西方文化、弘扬自由民主与个性解放。他的思想不仅影响了当时的中国，在当下亦有深远意义。

胡适于 1891 年 12 月 17 日出生于上海，自幼接受私塾教育。1904—1910 年是其人生的第一次重大转折，他开始在上海学习，并接触到新思想，后因一次偶然的机会，考取了当时的庚子赔款留学生赴美留学。1910—1917 年留学美国，在康奈尔大学时放弃农学，学习哲学，后进入哥伦比亚大学哲学系，师从于哲学家杜威，深受其“实验主义”哲学思想影响。1917 年受邀回国在北京大学任教，1917—1948 年是其一生备受争议也是其思想绽放的时期，

其间他出任北京大学文学院院长、中华民国驻美大使、北京大学校长，主编了《新青年》，参加新文化运动，见证了五四运动，创办了《新月》《独立评论》等刊物，提出“好人政府”“人权论”“独立的政治立场”等思想。1949—1962 年是其一生中最黯淡的时期，出任美国普林斯顿大学葛思德东方图书馆馆长，后任台湾“中央研究院”院长，在政治上依旧不遗余力地宣传民主思想，学术上笔耕不辍，著述丰厚。在 1962 年台湾“中央研究院”第五次院士会议上，因心脏病突发猝然离世。

作为学者的胡适，虽一生深受西方思想影响，但并不主张全盘西化，他有一套自己的思路：（1）研究问题，特殊的问题和今日迫切的问题；（2）输入学理，从海外输入那些适合我们参考和比较研究用的学理；（3）整理国故（把三千年来支离破碎的古代历史文化，用科学方法做一套有系统的整理）；（4）再造文明，这是上三项综合起来的最后目的，也是作为新文化运动领袖的胡适潜心于“整理国故”、考据学以及古典文学研究的原因。在研究方法上，季羨林先生认为胡适的最大贡献在于“大胆的假设，小心的求证”这十个字，“研究任何一个问题，必先有假设。否则就是抄袭旧论，拾人牙慧。这样学问永远不会有进步。要想创新，必有假设，而假设则

是越大胆越好。”在文学方面，胡适积极倡导白话文运动，并创作了中国第一部白话诗集《尝试集》，也是提出戏剧改良的第一人，他的《终身大事》被视为中国话剧的开山之作。

作为思想家的胡适，以其超前的眼光，提出诸多领先于时代的观点，对于启迪民智，推动社会进步有积极贡献，也因其诸多观点与当时主流价值相左而备受争议，对此有的学者认为，胡适的“反动”正是其进步、斗争和不妥协，也是当下研究胡适思想的意义所在。胡适一生坚持自由、民主，提倡多样并存，反对迷信权威，提出历史发展的多元性与偶然性，提倡一点一滴的温和的社会改良等。

为了让读者更好地了解胡适思想的精髓，我们分别从人生、时代、传统三个方面甄选其中最能反映胡适思想、最有价值的篇章汇集为《人生是一件严重的事实——胡适谈人生》《一点一滴的改造——胡适谈时代》《信心与反省——胡适谈传统》三本书，分别呈现了胡适对人生意义的思考、对国家前途的探索以及面对东西方文化碰撞所持有的态度。

需要说明的是，由于时代不同，选文中诸多提法可能不合时宜，其中的人名、地名、词汇、表达方式与当下的语言习惯亦有出入。为了保持作品的原汁原味，我们参照了多个版本，最大限度地

保留了作品原貌，对于其中确实需要修改之处，也酌情作了处理。同时，对书中可能会影响读者阅读的地方，如翻译过来的人名、地名等，我们均以脚注形式作了注释，以保证读者阅读的流畅性。

鉴于编者水平有限，书中难免会有疏漏之处，请广大读者予以斧正！

编者谨识

2015年7月

目 录

归国杂感	/ 1
贞操问题	/ 10
慈幼的问题	/ 22
论贞操问题	/ 28
少年中国之精神	/ 37
多研究些问题，少谈些“主义”	/ 42
新思潮的意义	/ 47
非个人主义的新生活	/ 57
我们对于学生的希望	/ 69
论女子为强暴所污	/ 79
好政府主义	/ 81
学生与社会	/ 89

我的歧路	/ 96
爱国运动与求学	/ 102
五四运动纪念	/ 109
我们要我们的自由	/ 120
人权与约法	/ 124
我们什么时候才可有宪法？	/ 132
知难，行亦不易	/ 141
我们走哪条路	/ 157
思想革命与思想自由	/ 174
《独立评论》引言	/ 178
中国问题的一个诊察	/ 180
个人自由与社会进步	/ 189
海外归来之感想	/ 196
伟大的同情心	/ 200
中国目前的情势	/ 204
中国抗战也是要保卫一种文化方式	/ 212

纪念“五四”	/ 225
抗战五周年纪念	/ 229
我们能做什么？	/ 234
争取学术独立的十年计划	/ 241
自由主义	/ 247
对立法院的寄望	/ 255
五十年来的美国	/ 264
报业的真精神	/ 275
“宁鸣而死，不默而生”	/ 283
论战后新世界之建设	/ 290

归国杂感

我在美国动身的时候，有许多朋友对我道：“密斯忒胡，你和中国别了七个足年了，这七年之中，中国已经革了三次命，朝代也换了几个了。真个是一日千里的进步。你回去时，恐怕要不认得那七年前的老大帝国了。”我笑着对他们说道：“列位不用替我担忧。我们中国正恐怕进步太快，我们留学生回去要不认得他了，所以他走上几步，又退回几步。他正在那里回头等我们回去认旧相识呢。”

这话并不是戏言，乃是真话。我每每劝人回国时莫存大希望：希望越大，失望越大。所以我自己回国时，并不曾怀什么大希望。果然船到了横滨，便听得张勋复辟的消息。如今在中国已住了四个月了，所见所闻，果然不出我所料。七年没见面的中国还是七年前的老相识！到上海的时候，有一天，有一位朋友拉我到大舞台去看戏。我走进去坐了两点钟，出来的时候，对我的朋友说道：“这个大舞台真正是中国的一个绝妙的缩本模型。你看这‘大舞台’三个

字岂不很新？外面的房屋岂不是洋房？里面的座位和戏台上的布景装潢又岂不是西洋新式？但是做戏的人都不过是赵如泉、沈韵秋、万盏灯、何家声、何金寿这些人。没有一个不是二十年前的旧古董！我十三岁到上海的时候，他们已成了老角色了。如今又隔了十三年了，却还是他们在台上撑场面。这十三年造出来的新角色都到哪里去了呢？你再看那台上做的《举鼎观画》。那祖先堂上的布景，岂不很完备？只是那小薛蛟拿了那老头儿的书信，就此跨马加鞭，却忘记了台上布的景是一座祖先堂！又看那出《四进士》。台上布景，明明有了门了，那宋士杰却还要做手势去关那没有的门！上公堂时，还要跨那没有的门槛！你看这二十年前的旧古董，在二十世纪的大舞台上做戏；装上了二十世纪的新布景，却偏要做那二十年前的旧手脚！这不是一副绝妙的中国现势图吗？”

我在上海住了十二天，在内地住了一个月，在北京住了两个月，在路上走了二十天，看了两件大进步的事：第一件是“三炮台”的纸烟，居然行到我们徽州去了；第二件是“扑克”牌居然比麻雀牌还要时髦了。“三炮台”纸烟还不算希奇，只有那“扑克”牌何以会这样风行呢？有许多老先生向来学 A、B、C、D，是很不行的，如今打起“扑克”来，也会说“恩德”“累死”“接客倭彭”了！这些怪不好记的名词，何以会这样容易上口呢？他们学这些名词这样容易，何以学正经的 A、B、C、D，又那样蠢呢？我想这里面很有可以研究的道理。新思想行不到徽州，恐怕是因为新思想没有“三

炮台”那样中吃罢？A、B、C、D，不容易教，恐怕是因为教的人不得其法罢？

我第一次走过四马路，就看见了三部教“扑克”的书。我心想“扑克”的书已有这许多了，那别种有用的书，自然更不少了，所以我就花了一天的工夫，专去调查上海的出版界。我是学哲学的，自然先寻哲学的书。不料这几年来，中国竟可以算得没有出过一部哲学书。找来找去，找到一部《中国哲学史》，内中王阳明占了四大页，《洪范》倒占了八页！还说了些“孔子既受天之命”“与天地合德”的话。又看见一部《韩非子精华》，删去了《五蠹》和《显学》两篇，竟成了一部《韩非子糟粕》了。文学书内，只有一部王国维的《宋元戏曲史》是很好的。又看见一家书目上有翻译的莎士比亚剧本，找来一看，原来把会话体的戏剧，都改作了《聊斋志异》体的叙事古文！又看见一部《妇女文学史》，内中苏惠的回文诗足足占了六十页！又看见《饮冰室丛著》内有《墨学微》一书，我是喜欢看看墨家的书的人，自然心中很高兴。不料抽出来一看，原来是任公先生十四年前的旧作，不曾改了一个字！此外有一部《中国外交史》，可算是一部好书，如今居然到了三版了。这件事还可以使人乐观。此外那些新出版的小说，看来看去，实在找不出一部可看的小说。有人对我说，如今最风行的是一部《新华春梦记》，这也可以想见中国小说界的程度了。

总而言之，上海的出版界——中国的出版界——这七年来简直

没有两三部以上可看的书！不但高等学问的书一部都没有，就是要找一部轮船上火车上消遣的书，也找不出！（后来我寻来寻去，只寻得一部吴稚晖先生的《上下古今谈》带到芜湖路上去看。）我看了这个怪现状，真可以放声大哭。如今的中国人，肚子饿了，还有些施粥的厂把粥给他们吃。只是那些脑子叫饿的人可真没有东西吃了。难道可以把些《九尾龟》《十尾龟》来充饥吗？

中文书籍既是如此，我又去调查现在市上最通行的英文书籍。看来看去，都是些什么莎士比亚的《威匿思商》《麦克白传》^①，阿狄生的《文报选录》，戈司密的《威克斐牧师》，欧文的《见闻杂记》……大概都是些十七世纪十八世纪的书。内中有几部十九世纪的书，也不过是欧文、迭更司^②、司各脱^③、麦考来几个人的书，都是和现在欧美的新思潮毫无关系的。怪不得我后来问起一位有名的英文教习，竟连 Bernard Shaw^④ 的名字也不曾听说过，不要说 Tchekoff 和 Andreyev 了。我想这都是现在一班教会学堂出身的英文教习的罪过。这些英文教习，只会用他们先生教过的课本。他们的先生又只会用他们先生的先生教过的课本。所以现在中国学堂所用的英文书籍，大概都是教会先生的太老师或太太老师们教过的课

① 现通译为“《威尼斯商人》《麦克白》”。——编者注

② 现通译为“狄更斯”。——编者注

③ 现通译为“司各特”。——编者注

④ 即“萧伯纳”，下文中 *Androcles and the Lion* 即《安德罗克勒斯和狮子》，为其剧作。——编者注

本！怪不得和现在的思想潮流绝无关系了。

有人说，思想是一件事，文学又是一件事，学英文的人何必要读与现代新思潮有关系的书呢？这话似乎有理，其实不然。我们中国人学英文，和英国、美国的小孩子学英文，是两样的。我们学西洋文字，不单是要认得几个洋字，会说几句洋话，我们的目的在于输入西洋的学术思想。所以我以为中国学校教授西洋文字，应该用一种“一箭射双雕”的方法，把“思想”和“文字”同时并教。例如教散文，与其用欧文的《见闻杂记》，或阿狄生的《文报选录》，不如用赫胥黎的《进化杂论》。又如教戏曲，与其教莎士比亚的《威匿思商》，不如用 Bernard Shaw 的 *Androcles and the Lion* 或是 Galsworthy 的 *Strife* 或 *Justice*^①。又如教长篇的文字，与其教麦考来的《约翰生行述》，不如教弥尔^②的《群己权界论》。……我写到这里，忽然想起日本东京丸善书店的英文书目。那书目上，凡是英美两国一年前出版的新书，大概都有。我把这书目和商务书馆与伊文思书馆的书目一比较，我几乎要羞死了。

我回中国所见的怪现状，最普通的是“时间不值钱”。中国人吃了饭没有事做，不是打麻雀，便是打“扑克”。有的人走上茶馆，泡了一碗茶，便是一天了。有的人拿一只鸟儿到处逛逛，也是一天了。更可笑的是朋友去看朋友，一坐下便生了根了，再也不肯走。

① 即“高尔斯华绥”，*Strife* 和 *Justice* 是他的两部剧作《斗争》和《正义》。——编者注

② 现通译为“密尔”。——编者注

有事商议，或是有话谈论，到也罢了。其实并没有可议的事、可说的话。我有一天在一位朋友处有事，忽然来了两位客，是××馆的人员。我的朋友走出去会客，我因为事没有完，便在他房里等他。我以为这两位客一定是来商议这××馆中什么要事的。不料我听得他们开口道：“××先生，今回は打津浦火车来的，还是坐轮船来的？”我的朋友说是坐轮船来的。这两位客接着便说轮船怎样不便，怎样迟缓。又从轮船上谈到铁路上，从铁路上又谈到现在中交两银行的钞洋跌价。因此又谈到梁任公的财政本领，又谈到梁士诒的行踪去迹……谈了一点多钟，没有谈上一句要紧的话。后来我等的没法了，只好叫听差去请我的朋友。那两位客还不知趣，不肯就走。我不得已，只好跑了，让我的朋友去领教他们的“二梁优劣论”罢！

美国有一位大贤名弗兰克林^① (Benjamin Franklin) 的，曾说道：“时间乃是造成生命的东西。”时间不值钱，生命自然也不值钱了。上海那些拣茶叶的女工，一天拣到黑，至多不过得二百个钱，少的不过得五六十钱！茶叶店的伙计，一天做十六七点钟的工，一个月平均只拿得两三块钱！还有那些工厂的工人，更不用说了。还有那些更下等、更苦痛的工作，更不用说了。人力那样不值钱，所以卫生也不讲究，医药也不讲究。我在北京、上海看那些店铺里和穷人

① 现通译为“本杰明·富兰克林”。——编者注

家里的种种不卫生，真是一种黑暗世界。至于道路的不洁净，瘟疫的流行，更不消说了。最可怪的是无论阿猫阿狗都可挂牌医病，医死人了，也没有人怨恨，也没有人干涉。人命的不值钱，真可算得到了极端了。

现今的人都说教育可以救种种的弊病。但是依我看来，中国的教育，不但不能救亡，简直可以亡国。我有十几年没到内地去了，这回回去，自然去看看那些学堂。学堂的课程表，看来何尝不完备？体操也有，图画也有，英文也有，那些国文、修身之类，更不用说了。但是学堂的弊病，却正在这课程完备上。例如我们家乡的小学堂，经费自然不充足了，却也要每年花六十块钱去请一个中学堂学生兼教英文唱歌。又花二十块钱买一架风琴。我心想这六十块一年的英文教习，能教什么英文？教的英文，在我们山里的小地方，又有什么用处？至于那音乐一科，更无道理了。请问那种学堂的音乐，还是可以增进“美感”呢？还是可以增进音乐知识呢？若果然要教音乐，为什么不去村乡里找一个会吹笛子的唱昆腔的人来教？为什么一定要用那实在不中听的二十块钱的风琴呢？那些穷人的子弟学了音乐回家，能买得起一架风琴来练习他所学的音乐知识吗？我真是莫名其妙了。所以我在内地常说：“列位办学堂，尽不必问教育部规程是什么，须先问这块地方上最需要的是什么。譬如我们这里最需要的是农家常识、蚕桑常识、商业常识、卫生常识，列位却把修身教科书去教他们做圣贤！又把二十块钱的风琴去